

问题

QUESTIONS NO.3

身体·文化·文学(主持人:陶东风)·传播观念与现代思想(主持人:陈卫星)·经济伦理与现代社会(主持人:杨恒达)·普莱斯顿·政治与社会(主持人:曹卫东)

问题

QUESTIONS NO.3

主编/余虹 杨恒达 杨慧林
主办/中国人民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问题. 3/余虹等主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ISBN 7-300-06521-X

I. 问…

II. 余…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54572 号

问题 QUESTIONS NO. 3

主编/余虹 杨恒达 杨慧林

主办/中国人民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239 (出版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00 毫米 1/16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张 21.5 插页 1

印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77 000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前言

问题时代的思想学术

有问，是人区别于他者的根本标志，而生存亦可简约为回答。作为思与说的存在，人是问题。有问必答是人的命运，有问而未必有答同样是人的命运，甚至是根本的命运。也许问比答更古老也更为久远。

德里达在区分“弥赛亚主义”和“弥赛亚性”时，谈到解构的限度和动力。据说形形色色的弥赛亚主义是可解构的，弥赛亚性不仅不可解构，相反，它正是解构形形色色弥赛亚主义的动力。我们可以放弃种种弥赛亚主义的信仰，但我们无法抹掉自身的有限性和由此而来的问题：救助何在？

解答的历史可以生生灭灭，而问题永在。永在的问题必在解答的历史中沉浮吗？问与答的历史就是迄今为止的思想学术史吗？

也许对这一历史还可作另一番描述，即它展示为问题学科化和学科问题化之间的张力冲突。

问题学科化指的是：迄今为止的思想学术主要以（广义的）学科化的方式来提出问题、确立问题、展开问题、回答问题，形成分门别类的知识与启示，也形成分门别类的问题（问题瓜分？问题垄断？）。学科问题化指的是对问题学科化的质疑，对学科化知识与启示的片面性、遮蔽性、荒谬性和有限性的揭示，对问题之学科化界限的摧毁。

现代性进程一方面加速完成了问题学科化的知识建构，另一方面又激发了对学科问题化的反思性怀疑与批判。不过，问题学科化和学科问题化之间的张力冲突几无平衡，历史总是向一方倾斜。大而言之，20世纪以前的思想学术多偏于问题的学科化，学

科的问题化则显为“异端”；20世纪以来的思想学术多偏于学科的问题化，而问题的学科化则嫌“保守”。

了然的是：今天我们面临和谈论的问题——全球化、后殖民、现代性、生态危机、技术理性、性别、大众媒体、权力等等已很难说是属于哪一学科的问题，也没有哪一学科能提供回答这些问题的全部概念和逻辑。此外，过去以学科方式回答过的“自然”、“社会”、“历史”、“现实”、“真理”、“科学”、“进步”、“自我”、“神”等等问题又成了新的问题，并以非学科和跨学科的方式重新问题化。

这是一个新问题不断涌现、旧问题相继复活的时代，又是一个没有先行允诺和预定答案的时代。人在歧路或四顾无路，耳边只有问题的召唤。

这大概是本刊的初衷：面对问题本身。

面对问题本身，并不意味着非历史地置身虚无，已有的问题史及学科化的知识必是我们进入问题的入口，但它并非命定的出品。也许只有当我们学会并真正找到新的出口，人生才别有一番天地。

面对问题本身，也意味着本刊不仅强调问题意识，更强调问题化的尝试，即在既有的问题套路之外提出问题回答问题的尝试，尤其是对切身的生存经验进行问题化的尝试。

为此，《问题》拟探索一种非学科化的办刊方式，每辑集中讨论3~4个专题，由专题论文、专题译文、专题笔谈、专题访谈、专题书评等组成。入选专题没有学科限制，而首看其问题性价值。此外《问题》坚持匿名评审制度，以保证学术质量与公正。

面对问题本身亦即回到真正的问题空间，《问题》对所有真诚探讨问题的思想与言路敞开，而无需雅俗古今中西主义圈子门牌等标签。

路与衡度

桥与言述

觅求只赖独行

目 录

1 身体、文化、文学(主持人:陶东风)

- | | | |
|----|--------------------------------------|-----------|
| 3 |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身体叙事及其文化意味 | 陶东风 |
| 28 | 肉身叙事的策略、逻辑及其敌人 | 朱大可 |
| 34 | “身体”的大写,什么东西正在到来?(外二章)
——兼谈“身体写作” | 余 虹 |
| 48 | 时尚与身体:鲍德里亚的时尚后现代 | 戴阿宝 |
| 64 | 后现代性、消费文化与身体 | [美]布莱恩·特纳 |

2 传播观念与现代思想(主持人:陈卫星)

- | | | |
|-----|------------------------------------|------------|
| 80 | 现代性:作为传播观念的命题 | 陈卫星 |
| 96 | 媒介理论:关键词·语境·汉译
——对“报刊的四种理论”的再认识 | 展 江 |
| 105 | 被迫的蒙太奇——战争、海湾和小屏幕 | [法]塞尔日·达内 |
| 115 | 全球化与国际传播的政治学 | [加]文森特·莫斯科 |
| 131 | 唯物主义者对媒体的分析 | [法]伊夫·戴拉海 |

3 经济伦理与现代社会(主持人:杨恒达)

- | | | |
|-----|--------------|-----|
| 161 | 政府职能与经济伦理 | 杨恒达 |
| 170 | 道德领导力——几点反思 | 刘宝成 |
| 177 | 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信任问题 | 李文堂 |

- 184 追踪与思考:P2P 文件共享技术引出的伦理问题 陆晓禾
 201 如何解决公司的不道德行为? [美]金黛茹
 225 后现代文化中文字作为一种依据所占的地位 [瑞士]罗世范

4 普莱斯纳:政治与社会(主持人:曹卫东)

- 237 社会激进主义批判
 ——普莱斯纳与汉语世界之间的潜对话 曹卫东
 247 哲学人类学:人性、艺术与社会政治
 ——H. 普莱斯纳思想导引 严 宾
 258 血缘和理想:共同体的诸种可能性 [德] H. 普莱斯纳
 269 从共同体走向社会
 ——《共同体的界限》导言 [美] 安德鲁·华莱士
 286 离心的定位
 ——普莱斯纳哲学人类学的基本范畴 [德] 约阿希姆·菲舍尔

5 书 评

- 303 《共同体的界限——社会激进主义批判》书评 严 宾
 307 《笑与哭——人类行为边界研究》书评 张 芳
 310 《有机物的发展阶段和人》书评 陈亚娟

6 特 稿

- 313 《“悲”从何来》的“故事”
 ——就“李国春事件”而不得不说 孙秀昌

CONTENTS

1 Body, Culture and Literature (Host: Tao Dongfeng)

- 3 The Bodily Narrative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its Cultural Implications **Tao Dongfeng**
- 28 The Strategy, Logic and Enemy of the Bodily Narrative **Zhu Dake**
- 34 The Capitalization of 'Body': What is Happening **Yu Hong**
- 48 Fashion and Body: Postmodernity of Baudrillard's Fashion **Dai Ahbao**
- 64 Postmodernity, Consumer culture and Body **Bryan S. Turner**

2 The Ideas of Communications and the Modern Thought (Host: Chen Weixing)

- 80 Modernity: A Proposition of Communicative Ideas **Chen Weixing**
- 96 The Media Theory: Key Words • Context • Chinese Translation
—Recognition of '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 **Zhan Jiang**
- 105 The Forced Montage—War, the Gulf and Miniscreen **Serge Daney**
- 115 Globalization and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Vincent Mosco**
- 131 The Analysis of Media by Materialists **Yve de la Haye**

3 Business Ethics and Modern Society (*Host: Yang Hengda*)

- 161 The Functions of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Ethics **Yang Hengda**
 170 Reflections on Traditional Moral Leadership **Liu Baocheng**
 177 The Problem of Trust in the Social shifts in China **Li Wentang**
 184 Tracking and Reflecting: Ethical Issues about Peer-to-Peer
 File Sharing **Lu Xiaohe**
 201 How to Resolve the Immoral Behavior of Corporations? **Daryl Koehn**
 225 Letters as a Reliable Status in the Postmodern Culture
Stephan Rothlin

4 Plessner: Politics and Society(*Host: Cao Weidong*)

- 237 A Critique of Social Radicalism: A Secrete Dialogue between
 Plessner and the Chinese World **Cao Weidong**
 247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Human Nature, Art and Social Politics
Yan Bin
 258 Consanguinity and Idea: All Possibilities of the Common Wealth
H. Plessner
 269 From the Common Wealth to Society **Andrew Wallace**
 286 Orientation of Decentering: The Basic Category of
 Plessner's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Joachim Fischer**

5 Book Reviews

- 303 A Book Review of *The Limits of the Common Wealth* **Yan Bin**
 307 A Book Review of *Laughing and Crying* **Zhang Fang**
 310 A Book Review of *The levels of Organic Being and Man*
Chen Yajuan

6 Special Contributions

- 313 An argument about the article of *on tragedy* **Sun Xiuchang**

1. 身体、文化、文学

主持人：陶东风

2000年，中国文坛相继出现了几件并非偶然的事件：诗歌丛刊《下半身》创刊，棉棉、卫慧的小说出版并赢得“身体写作”的称号，春风文艺出版社的“阅读身体系列”丛书出版。在我看来，这几件事情在同一年出现于中国的文学界与学术界，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文学或学术事件，而且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症候：我们的作家与学者正在用身体乃至“下半身”迎来新的千年。身体是我们献给新千年的第一个礼物，它似乎也预示着身体将成为新千年中国文学界的新热点。后来的事实证明果然如此。

身体从文化的幕后走到前台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原因。在当代西方身体社会学中具有奠基性意义的社会学家特纳（Bryan S. Turner）曾经说，当1984年他的《身体与社会》（*Body and Society*）初版的时候，当时的学术界还没有多少人关注身体；而10年后却有大量的身体社会学与身体文化学的著作相继问世。“身体化的社会”这一概念变得十分流行。^[1]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西方学者给出的解释常常是：经济的转型（如产业结构的变化，服务工业、休闲工业、美丽工业、身体工业的兴起等）、文化的转型（如新教伦理的衰落，后现代文化对于资本主义工作伦理与理性主义的冲击等）、社会结构的转型以及新社会运动（如身体与一些社会机构的脱离，身体的“社会脱位”，女性主义、同性恋权利运动等）的出现导致了此种现象的发生。这些分析当然都值得我们借鉴，这些原因中也有相当部分可以用来解释中国文学与文化中的“身体热”。但是，中国的“身体热”还具有自己的特殊原因。

现时代，在歌舞厅、美容院、健身中心，我们会发现身体在哼哼、在快乐地呻吟的现象。我们研究身体绝对不能忽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以及普通大众的启蒙主义话语与政治参与热情因为种种原因被消费热情所取代，中国进入了一个畸形的消费主义时代。正是在这样的消费主义的语境中，政治的身体迅速地转化为消费的身体，带有政治意味的身体叙事迅速退化为围绕时尚与市场旋转的欲望化叙事（尽管打着女权主义的颠覆旗号或青年文化的“反道德”旗号）。我们关注身体的政治性、批判性与颠覆性，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身体必然地、无条件地具有这种批判性与颠覆性。比如，20世纪70年代末的流行歌曲与“奇装异服”是批判性的，这是当时的语境赋予的。在消费主义本身日渐成为主流文化而且与国家意识形态渐趋一致的今天，情形就不同了。文学界的所谓“身体写作”与所谓“下半身”的颠覆意义都应该紧密地结合中国的具体语境加以理解。在我看来，如果说当前的“身体热”是消费文化的症候，那么，消费文化本身就是更大的社会状况的症候，所以，“身体热”是症候的症候。我们的任务就是要通过消费文化中的“身体热”这个具体的现象，进行层层解读，来挖掘“身体热”的复杂的社会政治与历史原因。

身体研究这个议题是一个严肃的、批判性的议题。我们研究身体写作绝不是鼓吹“身体写作”或“欲望化写作”。相反，这里面包含了我们深刻的人文忧思。这是我们组织这组文章的初衷，也是这些文章体现出来的共同学术旨趣。

注 释

[1] 参见[美]特纳：《身体与社会》，第二版导言，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身体叙事及其文化意味

陶东风

2003年文坛最大的热点无疑是木子美风波。木子美以她性力旺盛的强健身体使这个疲软的、昏昏欲睡的文坛回光返照式地睁大了眼睛。“身体写作”这个响亮、暧昧而又带有歧义的词汇四处飞舞。然而究竟什么是“身体写作”呢？是通过身体的写作？是对身体的书写？还是弘扬身体欲望的写作？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得更宽一些，就会发现：事实上，文学与身体一直是紧密联系的。我们不能设想没有身体的文化与文学和没有身体的写作，甚至不能想像脱离身体的一切人类活动，尤其是不能设想没有身体的审美与艺术活动。因为审美是人类的一种感性活动，与其他活动相比它更具有身体性、切身性或贴身性，也就是说是更身体化的活动。即使没有任何身体描写的文学，也是一种文化的症候，是一种创造性的不在场（creative absence），一种有意味的不在场。我们应该谈论或值得谈论的不是是否存在没有身体或脱离身体的文化与文学，也不是是否存在处于文化之外的身体，而是不同时代的文化与文学是如何处理与呈现身体的，事实上，身体在文学中的不在场本身也是处理特定的文化及处理身体的特定方式。因而，考察不同时期的文学想像、处理、呈现身体的方式，可以揭示出丰富的文化与历史内涵（在这方面福柯的研究非常具有启发性）。我以为，正是这一点形成了“文学身体学”研究的魅力。

事实上，我们必须把木子美放在文学史的脉络里，放在中国社会文化特别是身体的社会功能和身体观念的变迁的脉络里，才能对之进行比较准确的把握。这样，本文不只是探讨狭义的“身体写作”，而是通过对几个比较典型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它们在身体呈现特别是性描写方面具有代表性与转折性意义——的分析解读来看待身体、文学。

当然，我们也不能设想超越文化、超越历史的身体。身体虽然具有生物、生理、官能的基础，但它同时也具有社会文化的维度。特纳说：“人的肉体表现方面，在某种意义上，没有超越社会，也不是处在社会之外。”^[1]依据特纳的归纳，和身体的物质与精神、自然与文化、生物与精神的二重性相对应，身体研究中也存在突出身体的生物性方面的生物学本质主义与突出身体的文化性方面的社会文化建构主义两大流派。^[2]虽然完全否定身体的生物性的一面可能是牵强的，但是对于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学者而言，身体的社会建构维度应当是其主要的关注对象。特纳认为，身体行为的一些基本方面，如走、站、坐等，虽然都具有生理学、生物学的基础，具有生理机能方面的基础，但是这种机能潜力得以发挥则需要一个社会文化的语境。社会学家莫斯曾经提出“身体技术”的概念，身体技术虽依赖一个共同的器官基础，但它既是一种个人培养，也是一种文化培养。

革命文学中的身体

自尼采以来，西方那些为身体辩护的理论家、思想家一直把批判西方现代性主义（笛卡儿是它的理论先驱）的文化观念与规训机制对于身体的控制作为自己的政治文化诉求与合法性资源。远的不说，以合理性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资本主义的工作伦理、禁欲主义）就对身体设置了种种规训，它一直成为西方反理性主义思想家批判的对象，同时也是后现代身体政治的核心。“迄今为止，计算理性（calculative rationality）一直控制着社会秩序的生产与维修，它同时将那些关于社会秩序的另类构想（alternative conception）贬斥为乌托邦式的和非理性的。然而，管理理性（administrative rationality）的压抑性功能已经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危机的出现。”^[3]西方那些倾向于弘扬身体与欲望的合理性的思想家常常把批判的矛头集中指向这个“管理理性”。他们认为：“身体政治（body politic，原书翻译为‘政治身体’——引注）是我们政治生命中的基本结构，它为那种处于深刻的社会结构性危机、饥饿以及异化的时代中的终极追求提供了基础：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人们深感有必要重新恢复政治权威和社会共识之间的那种首要联系。我们之所以吁求一种有关身体的逻辑，其目的在于向当今处于霸权地位的技术型和官僚型知识构成中重新嵌入一种关于人和家庭的生物知识（bioknowledge）常识，否则，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将被现代大公司经济及其治疗型国家（therapeutic state）所控制。”^[4]问题在于：当我们切入中国文化与文学中的身体问题时，却不能机械搬用这种以资本主义理性化为批判目标的身体研究模式。因为中

国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对于身体的规训，显然应该区别于西方现代性对于身体的规训。中国的现代性道路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具体到革命文学中的身体呈现，就不能不首先考察社会主义现代性及其“革命伦理”这个重要的中国特色。

依据刘小枫先生的分析：“革命伦理”（他又称为“人民伦理”）是忽视个体身体的，它要求个体的身体成为“革命事业”的工具。我们可以看到，从解放后到新时期以前的革命文学中，个体的身体基本上是缺席的，文学作品中只有非常少的身体描写，即使有也是千篇一律的政治—阶级符号化的身体，是作为集体身体（阶级身体）之符号的身体。“革命伦理”忽视个体的身体价值与身体感觉，革命文学几乎不描写特殊的个体化的身体感觉。

革命文学的第二个特点是身体的阶级政治化。革命文艺有一套特殊的身体符号学体制、程序、惯例与等级制。人的身体特征被赋予了特定的、明确的政治内涵并被纳入到价值等级秩序（它后来被批评为“脸谱化”）之中：无产阶级的强壮身体无论在劳动价值、道德价值还是在审美价值上均高于知识分子的柔弱身体。这一点特别体现在所谓的“肖像描写”上面。知识分子的身体类型是：小白脸、弱不禁风、没有劳动能力；无产阶级的身体类型是：体格强壮、皮肤黝黑、虎背熊腰。请看我国第一部描写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中的一段有关余永泽的肖像描写：

卢嘉川站在门边，静静地看着余永泽那瘦骨伶仃的背影——他气得连衣帽也没摘，头部的影子照在墙上，活像一个黑黑的大圆蘑菇，他的身子呢，就像那细细的蘑菇柄，……深夜惨白的电灯光，照得他的细长的脸更加苍白而消瘦。

这是一个典型的、模式化的知识分子的身体形象，作者通过卢嘉川的视点漫画式地突出了这个身体的特点：寄生性（弱不禁风，没有劳动能力），这是一个只会读几本文学名著、个人主义与小资产阶级习气严重的知识分子的身体，与劳动者、革命者的生产性身体形成鲜明对比。无论是叙述人还是主人公（卢嘉川），在观看与呈现这个身体的时候都带着明显的蔑视态度（作家、叙述者、视点人物在这里是高度一致的，卢虽然也是知识分子出身，但是却已经通过投身革命而置换了自己的身份，因而同样厌恶知识分子的身体），它彻底地颠倒了“劳心”与“劳力”的传统等级划分。由于革命文学中的身体被极度地陈词滥调化了，所以作家与读者都成为了“相面先生”：一看

人身体就知道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是劳动人民还是知识分子。革命者的身体被突出地塑造为生产性的身体，而生产性的身体则是只有无产阶级才具有的肉体特征。这样，人的等级划分常常就是人的身体等级的划分。比如在电影《决裂》中，在讨论谁应该上大学、谁具有上大学的资格的时候，支部书记把两只手——一只贫农子弟那长满老茧的手，一只知识青年那光滑白嫩的手——进行对比，把前者展示给大家看并宣布：“什么是（上大学的）资格？这就是资格！”

革命文学的第三个特点是：在革命文化与革命文学中，思想改造与身体改造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这里涉及革命与身体的关系：革命不仅是制度革命——用新的制度代替旧的制度，也不仅是思想改造——用新的思想代替旧的思想，革命同时也是身体改造——用新的身体代替旧的身体。革命的最终理想是塑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人”，这个“新人”除了具有新的思想外，还必须具有新的身体。资产阶级（包括知识分子）要想通过改造获得革命者的身份，首先必须获得无产阶级的生产性身体，必须改造身体（劳动改造），这种劳动改造既是对于身体的重塑，也是对于思想的重塑。这两种改造是同时的、合一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既是思想改造，同时也是身体改造，思想改造是通过身体改造（通过参加体力劳动，把知识分子的身体改造为工农兵的身体）进行的，而且最后落实为身体改造，不同的身体特征与不同的阶级身份和政治身份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从这里可以发现政治权力对于身体的铭刻。正因为这样，知识青年热衷于身体的改造，大家争着比皮肤黑的程度，比老茧多的程度，身体改造的程度成为思想改造程度与革命程度的肉体标志（我清楚地记得我的哥哥甚至在回家休息的时候也要故意到太阳下面晒皮肤）。这是“身体内部的阶级斗争”（张闳语）。这方面的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反右倾”活动中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体罚与殴打改造，对“右派”的改造也是对于身体的惩罚与改造，“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阴阳头与高帽更是把身体的政治属性加以戏剧性的夸张与定型的典型。

革命文学的第四个特点是：无产阶级的生产性身体是男性中心主义的，它使得女性身体去性别化、男性化。“铁姑娘”成为那个时代理想的女性形象，所谓“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这是另外一种男性中心主义的话语，由于“红装”本来是女性的文化标识，所以否定“红装”也就意味着否定女性的性别特征。我们可以在张贤亮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有关女犯人的描写中发现这种服装的置换与性别的置换：

女犯穿的却是与男犯式样完全相同的黑色囚犯服。宽大的、像布袋一样的上衣和裤子，一股脑儿地掩盖了她们女性的特征。她们成了男不男、女不女的动物，于是比男犯还要丑陋。她们是什么？！她们是女人吗？“女人”只不过是习惯加在她们身上的一个概念。她们没有腰、没有胸脯、没有臀部；一张张黑红红的、臃肿的面孔上虽然没有“劳改纹”，但表现出一种雌兽般的粗野。^[5]

值得女性主义批评家注意的是：革命时代的男性同样是革命话语的受制者与牺牲者，他们同样不能表现自己的个体化的身体趣味，同样也没有按照自己的文化趣味与审美理想塑造身体（包括发型、服饰等）的权利。因此，笼统地把那个时代的“革命文化”等同于男权文化的确是不够的，甚至掩盖了中国具体经验的特殊性与问题的实质。

搞“破鞋”与反革命：《黄金时代》的身体政治

由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文化”与“革命伦理”具有把身体非个体化、标准化、阶级化的压制与规训的性质，因此我们可以理解，新时期的思想解放思潮最初表现为个体身体以及身体欲望的解放：邓丽君的流行歌曲、长头发、喇叭裤、“奇装异服”等都承载着这样的政治对抗意义。也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我们可以理解《黄金时代》中的身体书写的政治批判意义。这部小说可以解读为通过身体——主要是性爱——来对抗那个荒谬时代的文本。小说中充满了意味深长的反讽。在小说中，王二是一个生命力非常强的人，他的生殖器巨大无比。而作为个体生命力之象征的巨大生殖器，既成为他的巨大麻烦——因为“革命”就是“阉割”个人的身体欲望，为的是培养驯服的身体，也成为王二反抗当时的“革命文化”的惟一武器，成为他抵制政治文化对他的身份剥夺以重新获得自己的身份感的武器，是他对于当时的荒唐的社会文化环境的特殊反抗方式。他的性爱是他存在的最好的证明。所以，在人们讨论他是否存在的时候，他在做爱；而在自己做爱的时候，是用不着去证明自己是否存在的。

王二与陈清扬的性爱是当时的荒唐时代的荒唐闹剧。陈因为是寡妇就被人们认定为是“破鞋”，而她要王二证明她不是“破鞋”，王二说这是无法证明的：

所谓破鞋者，乃是一个指称，大家都说你是破鞋，你就是破鞋，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别人没有义务先弄明白你是否偷汉再决定是否管你

叫破鞋，你倒有义务叫别人无法叫你破鞋。

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就是那个荒唐时代的荒唐逻辑。既然不能用正常的逻辑驳斥荒唐逻辑，那么，就用荒唐逻辑抵抗荒唐逻辑：既然你们认定我们搞“破鞋”，那我们就搞吧。于是他们两人开始搞“破鞋”。他们因此而被反复批斗，因为搞“破鞋”是“政治问题”。但越是批斗他们就越是起劲地做爱，越是批斗他们的情欲就越高涨，他们把做爱说成是“敦伟大友谊”：

农场里，每回出完了斗争差，陈清扬必要求敦伟大友谊。那时总是在桌子上。我写交代材料也在那张桌子上，高度十分合适。她在那张桌子上像考拉那样，快感如潮，经常禁不住喊出来……

有一次批斗回来，陈清扬身上的绳子解不开，“到了场部以后，我索性把她扛回招待所，在电灯下慢慢解。这时候陈清扬面有酡颜，说道：敦伟大友谊好吧？我都有点等不及了”。

王二与陈清扬的性爱之所以具有极大的政治颠覆意义，原因就在于他们的行为发生在那个禁欲主义的时代，这使得他们的性爱成为抵抗政治改造、思想改造的惟一有力武器。西方的许多激进思想家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权力出于专制控制的目的，使个体的欲望屈从于理性，社会解放的前提是身体及其激情脱离心理和社会的控制而获得解放。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在这方面比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有过之而无不及。

灵与肉的分离：《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身体书写史上具有十分微妙的地位。一方面，以当时的标准来看，这部小说的身体描写（性描写）是非常大胆而出格的，它因此而遭到非议；另一方面，小说的身体叙事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从属于启蒙主义的宏大叙事与现代性话语。小说中对于身体的思考与描写从属于新时期的所谓“文化反思”、思想解放运动（启蒙意识形态），而这个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于身体的态度是：有限度地解禁对于身体（人的感性欲望）的控制，以批判毛泽东时代的禁欲主义（在这里可以注意邓丽君的流行歌曲以及所谓的“奇装异服”），但是又把身体纳入另外一种意识形态话语：启蒙主义与发展主义。启蒙主义与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必须肯定